

Einbahnstraße

Einbahnstraße

WALTER
BENJAMIN

单行道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才勇 译

单行道

[美]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才勇 译

Einbahnstrasse



by Walter Benjam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行道/(德)本雅明著；王才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 - 214 - 04173 - 1

I. 单… II. ①本… ②王… III. 文化哲学—随笔
—文集 IV. G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802 号

书 名 单行道

作 者 [德]瓦尔特·本雅明

译 者 王才勇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5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214 - 04173 - 1/B · 114

定 价 17.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统筹 余江涛

策划编辑 杨全强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装帧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98 E-mail:cn798@126.com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面对面的杀戮

[英]乔安娜·伯克 著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德]克劳斯·费舍尔 著

窗

[法]彭塔力斯 著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动物素描

[法]布封 著

十九世纪的爱情

[法]司汤达 著

巴黎到月亮

[美]亚当·戈普尼克 著

我们

[俄]尤金·扎米亚金 著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美]丹尼尔·科顿姆 著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乔治·奥威尔 著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英]乔治·奥威尔 著

异端群像(即出)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德国反犹史(即出)

[德]克劳斯·费舍尔 著

▷ 单行道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摄影小史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战地日记(即出)

[英]W·H·奥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译者前言

就像世界从不会是偶然和乏味的一样，人生同样也隐匿着无数的道理和意味。如今，释解此间道理的论说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熟悉这些论说的人自以为对世界了如指掌，但结合起实际来却往往不是不着边际就是不免牵强附会；更有人一头扎进生活，索性对这样的论说不屑一顾，以致得意时以为冥冥之中有人相助，失意时以为命运之神在刻意戏弄。其实，释解的失败只说明它走进了误区，而丝毫不表明释解本身如何无能为力。七十多年前，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峰巅时，本雅明推出了著名的《单行道》一书。其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惊人的原理或论说，而是由于它用独到的体味，向生活中那不易察觉而往往被忽略的隐秘之处射去了一道光线，以使人能自己看清那些默默主宰整个行为方式的关联。它展现的不是理论，也不是阐释，而是赤裸裸的意义关联本身，正是这些未作梳理而活生生的东西释解着不惑的心灵。因此，人们爱读本雅明，尤其他的《单行道》。

本雅明 27 岁时就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像许多拥有人文学

科此头衔的年轻人一样,他也计划着未来的教授生涯。1925年当他将写就的教授资格申请论文《德意志悲剧的诞生》提交到法兰克福大学文学系时,从学校教授们的反应中他就隐隐感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已与正统的学院规范有了一定的距离。因此在该申请提交专门机构正式裁决之前,他毅然收回了它。“在本雅明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当时他内心深处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出现了不想当教授的念头。”^①此后,他便开始改变方向投入到了完全以非学院派方式进行写作的尝试中。三年后与《德意志悲剧的诞生》一起由 Ernst-Rowohlt-Verlag zu Berlin 出版社出版的《单行道》一书便是这一全新尝试的第一部著作。

该书最引人瞩目的恐怕要数那特异的写作方式。一般评论界认为,该书的出现是本雅明谋求教授职位失败后转而以不同于学术论文的散论或格言方式写就的书籍,如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日耳曼文学德裔教授乌维·斯戴纳尔(Uwe Steiner)在其新近推出的按年代评说本雅明著述的专著中就指出:“《单行道》的箴言方式体现了本雅明此前谋求大学教授席位失败之后在写作方式上进行的重新定位。”^②这样的评说将此全新写作方式的出现视为“谋求大学教授席位失败”后的逆反产物,未免以偏概全,似乎本雅明抱着内心不平而在写作方式上刻意与学院派进行着抗衡。是的,申请教席失败后本雅明随即投入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中。殊不知,还在他提交教席申请之前的 1924 年,本雅明已开始酝酿这部书的写作。^③因而,完全可以据此推想,倘若他获得了教授席位,他还是会将此写作计划付诸实施。所以,本雅明《单行道》一书令人瞩目的写作方式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出自学者良知地对传统概念

① Uwe Steiner, *Walter Benjamin*, 2004 Stuttgart/Weimar, p. 67.

② 同上,p. 84.

③ 参见 Josef Fuernkaes, *Surrealismus als Erkenntnis, Walter Benjamin-Weimarer Einbahnstrasse und Pariser Passagen*, Stuttgart 1988, p. 2.

思维的反叛，力图用一种全新的反智方式去解放被概念思维遏制住的东西。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传统是奠基于逻辑演绎的一套概念思维。这套思维确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洞察、把握了世界的奥秘，从而使之成为知识为人所用。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曾经获得很大成功的这套概念思维却过于追求自身独立性地被推向了极端，以致它渐渐失落了对现实世界的切入能力；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的飞速发展又进一步拉大了自律发展之概念思维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以致它成了一个没有多少人能够读懂的充满谜语特质的自在世界。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思想界纷纷兴起的对人意识世界的关注就是对这一走向极端之传统思维的反叛，就是使思维重新回归对现实之切入能力的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雅明首次由《单行道》体现的写作方式则是一种具有先锋派色彩的，使思维直接回归现实世界的尝试。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的众多此类尝试中，显出本雅明《单行道》一书特点的莫过于它的反智方式，即逆反地通过对传统概念思维的摧毁和放弃去激发更富有生机的新思维。正如阿多诺在评说《单行道》一书时所说的：“它们不仅要遏制住概念思维，而且也要去冲击概念思维的谜语构造，以使思维有所进步，因为思维在其传统的概念框架里已经僵化，变得守旧而过时。凡是与既存方式不相符但又遏制不住的东西应该是能给思维以原创性动力的东西，宽泛地说，应该是通过智力活动的某种短路去点燃火焰的东西，这个火焰即便不把既存的东西烧尽，也会将它照得熔为灰烬。”^①这个“既存的东西”并不是指既存现实，而是指传统思维方式。这样，“反思被刻意地拒之千里，对物的认知被完全托付给顿开的思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 p. 680—681.

路……这并不是因为身为哲学家的本雅明鄙视理性,而是因为他试图通过这样的反智方式去重建被当今世界剔除的思维本身。”^①

思维本来是人作为高级动物特有的认知和把握世界的能力,西方现代文明也是凭借这根杠杆得到启动和发展的,即用一套人为创制的概念使人更便捷、更准确地去认知和把握世界。但物极必反,概念思维的威力如果被偶像化,如果被推向极端地成为人认知世界的唯一和终极所在,那它就反而会成为人认知世界的桎梏。筑基于概念思维的西方哲学发展到十九世纪中下叶就越来越呈现出这种因走向极端而来的桎梏特质,所谓桎梏是因为它由于对概念威力的刻意膜拜反而使之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切入能力,因而成为了人与世界直面相对从而真正认识世界的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自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中涌现出了一股抛弃僵化概念思维、回到事物本身中去的潮流。现象学主张的“回到事物本身中去”,解释学由认知中“前判断”的存在而对认识本身之客观性的质疑,甚至晚期维特根斯坦对“无言”的推崇等等,都在呼唤抛开任何既存思维桎梏,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面对的实事本身中。阿多诺所说的“当今世界剔除的思维本身”就是这种直接面对实事的思维。当今西方这一反“科学”、反“概念膜拜”的潮流甚至发展到了对一切理论思维之正当性进行质疑的地步,理由是:现实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比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要快。因此,任何认识都会有时间滞差,尤其理论。

当然,由概念认知给人直接面对实事带来的束缚去否认一切理论认知的正当性有其走向另一极端的不足,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在哲学领域,确实使本来成为人知识手段的概念思维由于走向极端反而成了人与实事之间的一道隔墙。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本雅明像众多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1.

人文科学领域的其他学人一样,看到了传统思维的这一不足,因而实施了走出这一峡谷的尝试。《单行道》一书便是他这一尝试的第一朵花蕾。

为了使思维回到思维本身,《单行道》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废弃了概念思维。这个废弃在本雅明那里并不是简单的抛弃、否定,而是通过它的中断,用阿多诺的话来说,通过它的“短路”去激发被遏制住的实事思维,即面对实事进行判断的能力,那是思维的本真形态所在。面对实事进行判断并不简单地是对所遭际事实的描述或罗列,而是要看出或揭示出其间的意义关联。《单行道》一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那些筑基于特定意义关联的实事,面对作者捕捉到的这些实事,现有的概念思维没有了用武之地,恰恰通过这样的思维短路,那实事间潜在的意义关联才跃然眼前,人面对实事的判断能力重又被激发了出来。因此,阿多诺写道:“本雅明首次在1928年出版的《单行道》一书并不像人们粗粗翻阅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断想集,而是一本意象集。”^①断想是思维的残片,其中或多或少地留存着概念的印迹。意象是人直接从现实中捕捉到的意义关联,它尽管呈现于人的脑海,但没有任何主观中介地直接依附于现实世界。就此西方评论界往往将本雅明与当时的超现实主义放在一起看,如德国学者约瑟夫·富恩凯斯(Josef Fuernkaes)新近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就《单行道》一书指出:“本雅明写下的一些意象和短文紧紧依托在具体事物中,这一点尤其表明了他与法国早期超现实主义的关联。”^②法国早期超现实主义确实通过对现实世界不加任何修饰的直接展示试图由此而来的日常概念思维的短路去激发本真的东西,所谓由惊颤而来的澄明。本雅明自己在写作《单行道》的年代(1925年)也曾研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0.

^② Josef Fuernkaes, *Surrealismus als Erkenntnis. Walter Benjamin-Weimarer Einbahnstrasse und Pariser Passagen*, Stuttgart 1988, p. 2.

究过超现实主义并就此写过一篇专文。完全可以说,《单行道》一书的写作方式受到了当时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本雅明在该书中“针对超现实主义的惊颤体验将应对策略和入俗的写作方式结合在了一起”^①。此间要应对的是走向极端之概念思维无以通达的世界之真。入俗绝非悠闲自得地随波逐流,而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切入。“超现实主义具有先锋主义特色地试图在大都市生活中扬弃文学和艺术,这势必导致读书文化的消亡。本雅明的《单行道》则通过隐喻性的写作方式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②在本雅明时代,传统的读书文化早已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身在其中已经无法看清身外世界的面貌。《单行道》就在尝试着穿透这道围墙的另一种读书文化。

其实,早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不是单纯构想出的,它是一个自在之物,能使自己被观照到”^③,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原则得到了发扬光大,“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精神才使本来可以“被观照到”的世界之真成了单纯主观性的东西,成了由主体注入到世界中去的东西。正是这种傲慢的注入使本来亲近自然的概念思维越来越与之分离。本雅明《单行道》一书展现的意象就是试图重建这种不由特定框架套出,不由主观视界见出,而纯然“被观照到”的世界之真。在此意义上,阿多诺不无道理地说道:“本雅明的意象独一无二地是柏拉图式的。”^④

可是,《单行道》里的篇章所展现的意象与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又不尽同,它不具有终极意味,也不企求对世界作什么具有终极意味的阐释,而是通过对概念思维的剔除激活了直接面对实事的思维能力,因而“用

① Burkhardt Lindner, W. Benjamin im Kontext, Frankfurt 1978, p. 11.

② 同上, p. 236.

③④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0.

隐喻方式念叨出了无以言说之物”^①。“无以言说”即无法用既存概念去表述。滚滚向前的世界流程，日新月异，无时无刻不在生成着使既存认知目瞪口呆的新东西。思维要与之同步，就必须放弃任何梳理，与其直面相对，唯有如此才会惊异地发现，什么是一直想要放弃、什么是早就想要投身的东西。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单行道》那里，“思想放弃了所有精神梳理出的确定性，放弃了引申、决断和推导，它完全听命于经验，在是否遭际真实的问题上完全任凭福祉和风险的安排。书中使人惊颤的东西首先源于此。惊颤在被设想成具有嘲讽精神的读者那里激起了本能的抵御反应，这样随即就能使之明了：他实际上早就意识到想要否定的东西，而且唯有如此，这些东西才会得到义无反顾的否定。”^②“然而，《单行道》并不只是由一系列无以推断的东西组成，偶尔，澄明的理性在那里述说，而且带有一种格言性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并不亚于那种从整个生命流程中游离出的梦境般的解析。”^③“澄明的理性”来自对直接经验整体的解析。因此，克拉考尔指出：“巴洛克时期著述中对直接经验到的整体进行解析的方法”在本雅明的《单行道》一书中“被运用到了对当时代的剖析上”^④。

《单行道》最引人注目的特异之处无疑在于对意象的直接展示，“其根本点在于找到了能将精神、形象和语言凝在一起的界面，那就是梦幻。”^⑤书中不时涉及了梦幻中的意象。“但是，这种方式与本雅明偶尔触及的弗洛伊德释梦之间的类似只是微乎其微的。梦幻在此并不是作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0—681.

^② 同上, p. 682.

^③ 同上, p. 683.

^④ Siegfried Kracauer, Zu den Schriften Benjamins, in S.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1963, p. 253.

^⑤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1.

为无意识心灵的符号出现的，而是实实在在地有具体所指对象的。由于该书的写作方式力图去展现梦幻所追回的那些被丢弃的真实，因此，书中的梦幻因素就具有了知识性质。那被丢弃的真实并不是从梦幻的心理学根源，而是从俗话中所说但绝对现实的微妙踪迹中见出。这踪迹是一般理智所鄙视的，但恰是它使人得以从梦幻中醒来。在此，梦幻作为与僵硬而表面化之思维相对立的知识源泉成了未经调理之经验的载体。”^①

正像在许多其他著作中那样，本雅明的特色极其鲜明地在于他尤其擅长捕捉现实中被“一般理智所鄙视的微妙踪迹”，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开启了一般理智无以通达的世界。《单行道》更是用反智方式将这些“微妙踪迹”直接展现在人们眼前，以迫使人在与之直面相对中起用久被抑制的原始思维去应对，去适应。恰是这种反智方式激活了智性深处本真的思维能力，披露了现实中被一般理智忽略的真实。因此，阿多诺写道：“如果有人就书中某些地方所作的方法性展示而将该书视为非理性主义的，就书中对梦幻的亲近而将之视为神秘主义的，那就将本雅明的《单行道》一书完全理解错了。”^②该书刻意追求的恰是被日常理性埋没已久另一种理性……理性的本来面目，正是它才能将人引向那些被忽略的世界之真。因此，约瑟夫·富恩凯斯将该书视为“标识本雅明独具特色地具有先锋色彩之短文随笔的最早著作。他此后写的许多著作在方式上都与此一脉相承”^③。而克拉考尔和布洛赫在《单行道》一书出版不久，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1.

② 同上, p. 683.

③ Josef Fuernkraes, *Surrealismus als Erkenntnis. Walter Benjamin-Weimarer Einbahnstrasse und Pariser Passagen*, Stuttgart 1988, p. 2.

随即就将该书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革新”^①。也就是说，“它尝试着创建一种能介入当时社会状况的全新美学形式。”^②

二

本雅明写作《单行道》时面对和指向的都是当时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状况，它“展现了对魏玛时期社会生活充满睿智的观察和评说”^③。写作上对反智方式的追求决不是单纯的刻意求新，而是力图藉此去贴近日常理智无以通达的真实，即当时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在其载体方面发生的递变(*den medialen Wandel*)。因此，乌维·斯戴纳尔指出：“本雅明在《单行道》一书中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了社会载体的递变。”^④

魏玛时期的德国(1919—1933)恰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充满痛苦迷茫的时期。前此的威廉时期(1890—1914)一方面经济、技术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德国一举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国；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种进步和科学上的成就，文化上以叔本华哲学和历史至上主义为土壤开始隐隐出现有所失落的悲观主义基调。紧接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将这种悲观调子推向了高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1922)便是这种悲观基调的鲜明体现。战后魏玛德国的出现虽然通过《魏玛宪法》(《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废除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制，并规定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力，如对法律制定和

^① Siegfried Kracauer, Zu den Schriften Benjamins. In S.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1963, p. 5.

^② Michael Jenninge, Trugbild der Stabilität-Weimarer Politik und Montage-Theorie in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global Benjamin*, hrsg. v. Klaus Garber und Ludger Rehm, Band 1, Muenchen 1999, p. 523.

^③ 同上, p.517.

^④ Uwe Steiner, *Walter Benjamin*, 2004 Stuttgart/Weimar, p. 86.

总统选举的表决权。但新兴的共和国主要是德国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势力建成的，因此，政治上具有着先天的保守倾向，如《宪法》在对公民民主权利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总统在认为国家“被扰乱或危害”时，有权停止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与社会动荡期政治上的这种不明朗性或不彻底性一脉相承的是经济上的不稳定性，1922—1923 年间出现的通货膨胀便是这种不稳定的极端体现。但所有这些危机，潜在的和业已凸现的，都被遮掩在社会飞速发展这层面纱下，以致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看法：以为社会在进步，在向前推进，这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有些让人不适，那也是如何适应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本身出现了什么毛病。

既存思维方式在一个以轰轰烈烈的发展面貌出现的社会里已很难看清其间潜藏的危机。出于澄明的良知，本雅明勇冒不被接受的风险，尝试着用使既存思维“短路”的反智方式去昭示潜在的世界之真，那就是表面繁荣的社会内里潜藏着的反面——衰落。正是基于此，米歇尔·耶宁格（Michael Jenninge）说道：“《单行道》一书居于中心的意象是衰亡。”^①也就是说，恰恰是正走向繁荣的现代社会本身潜藏着使之走向衰亡的因素，这些因素《单行道》一书以意象方式展现了许多，其间居主导地位的就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正如米歇尔·耶宁格就《单行道》一书指出的：“历史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一样总是不断走向对人的自由的限制。”^②这个衰亡因素就像“单行道”意象所宣明的那样虽然是特定时间段出现的东西，但却是不可逆转的。阿多诺 1955 年在其与夫人一起编辑的《本雅明文集》作序时就《单行道》指出：本雅明的意象“指向的决

^① Michael Jenninge, *Trugbild der Stabilitaet-Weimarer Politik und Montage-Theorie in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global Benjamin*, hrsg. v. Klaus Garber und Ludger Rehm, Band 1, Muenchen 1999, p. 518.

^② 同上,p. 522.

不是超历史的东西，而恰恰是特定时间段的东西，是不可逆转的东西”^①。而且，“这个不可逆转性直接指向魏玛共和国当时陷入的困境”^②。

《单行道》一书 1928 年第一次出版时已经引起了当时魏玛时期读书界的关注。这样一部直指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状况的书籍到了战后“1955 年在阿多诺建议下再版时，则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③。对此阿多诺写道：“这些披露社会中不祥之兆的洞察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便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意义。”^④本雅明对社会中这些不祥之兆的披露自然意在祛除或抵御它们。为此他与反智方式一脉相承地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式。既然现实世界残忍地藐视了个体自我的存在，那个体就索性通过对既存自我的抛弃去构筑心底深处的另一个自我。恰恰这强硬的另一个自我可以抵御残忍的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多诺写道：“《单行道》一书的主导性题旨是，即便无望也义无反顾地在既存事物的强势威力下去铸造强硬的自我：从梦幻里听出的神圣呼声往往是矢志抛开一切有关内心感受和安详感幻想的呼唤，一种‘没有所弃，就没有所得’的原则。思索性的回忆想从前世界的残忍中学会用自己的坚韧去战胜现世界的残忍。”^⑤这种坚韧是逆反地通过对既存世界、对外在自我的抛弃构建起来的。《单行道》一书展现的衰亡意象就在于实施这样的构筑。因此，“唯有凭借客体的衰亡，凭借对自我的彻底剔除，《单行道》一书的意旨才得以被领会”^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反人性

^① Theodor W. Adorno, Einleitung zu Benjamins Schriften (1955), In Th. W. Adorno, *Noten zur Literatur IV*, hg. v. R. Tiedemann, Frankfurt 1974, p. 115.

^② 同上, p. 6.

^③ Siegfried Kracauer, Zu den Schriften Benjamins. In S.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1963, p. 5.

^{④⑤}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4.

^⑥ 同上, p. 685.

和反道德方面有所调整和改善,但在现代主义精神方面一如既往地义无反顾,这就使得构筑内心坚韧的自我以抵御现实世界的残忍依然具有意义。写作《单行道》前的本雅明具有着出色的形而上天赋,而现实世界的这种残忍迫使他将此天赋转向直接面对的世界。正如阿多诺所说:“世界进程迫使本雅明原先远离政治的形而上天赋将他内心的躁动转向政治领域。”^①正是本雅明思想中的这个政治维度使他在身后的现代主义发展中日显其意义。

现代主义是本雅明自由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单行道》就是本雅明著述中可以归入到他计划从事的有关现代主义源起研究中去的第一部著作。”^②他对现代主义源起的关注主要并非由单纯的史学兴趣所主导,而是意在披露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的反人性特质。米歇尔·耶宁格在看到了《单行道》“努力将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思考和具体事件结合在一起而使该书具有了一种全新面貌”^③之后,随即指出:“这种具体化使资本主义中的现代主义特质得到了全新的展现。”^④这个特质就是:表面看来标志社会进步的现代主义具有着对个体自由极其残忍的抑制。正是这种抑制使人作为一个族类本来具有的社会性特色越来越走向丧失殆尽的边缘。

早在前魏玛时期的威廉时代,文化悲观主义已渐渐萌生。本雅明在其《单行道》一书中以对社会衰亡意象的展现虽然也相当程度地应和了这一悲观色调,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衰亡征象的披露意在医治。反智也罢,逆反也罢,都在试图构建一种有效的医治方式。

①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Noten zur Literatu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p. 684.

② 同上,p. 683.

③④ Michael Jenninge, Trugbild der Stabilitaet-Weimarer Politik und Montage-Theorie in Benjamins “Einbahnstrasse”. In *global Benjamin*, hrsg. v. Klaus Garber und Ludger Rehm, Band 1, Muenchen 1999, p. 526.